CONCOURS GÉNÉRAL DES LYCÉES

—

SESSION 2026

—

VERSION ET COMPOSITION EN LANGUE CHINOISE

(Classes de terminale voie générale et toutes séries technologiques)

Durée : 5 heures

L'usage du dictionnaire bilingue est autorisé

Consignes aux candida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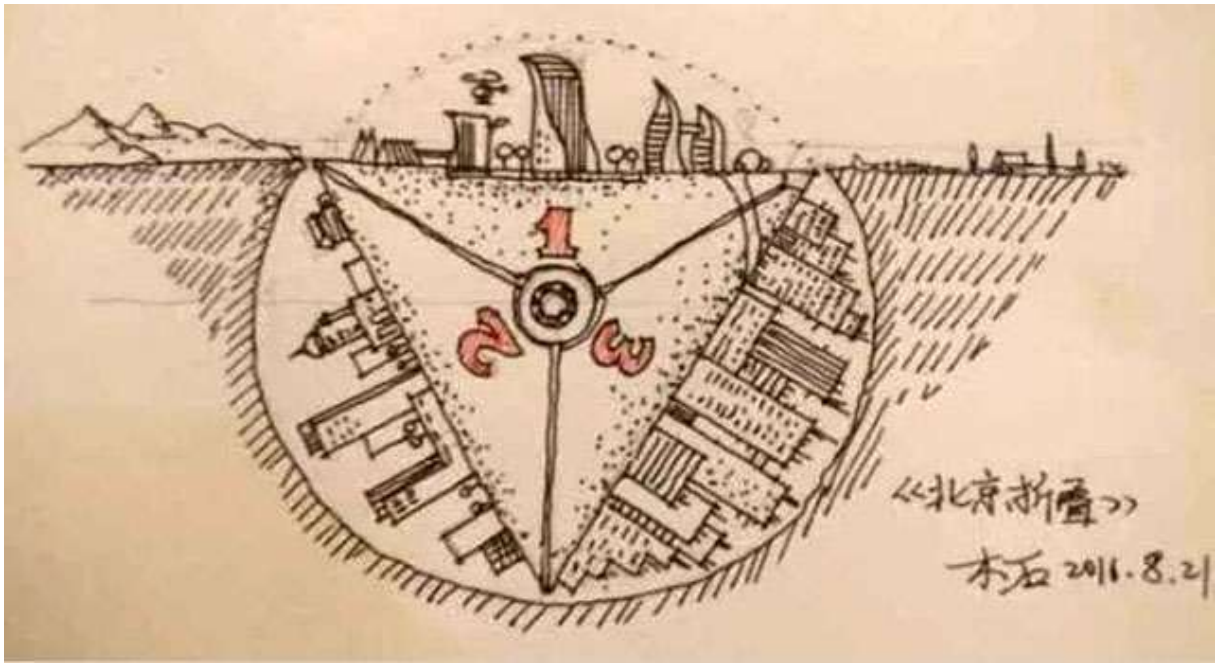
- Ne pas utiliser d'encre claire
- N'utiliser ni colle, ni agrafe
- Ne joindre aucun brouillon
- Ne pas composer dans la marge
- Numéroter chaque page en bas à droite (numéro de page / nombre total de pages)
- Sur chaque copie, renseigner l'en-tête + l'identification du concours :

Concours / Examen : CGL Epreuve : Chinois Matière : CHIN Session : 2026

Tournez la page S.V.P.

科幻小说《北京折叠》节选

作者：郝景芳



郝景芳《北京折叠》(2014)

老刀犹豫了一下要到哪里去，街上人很少，他一个人站着极为显眼，去公共场所又容易被注意，他很想回到园子里，早一点找到转换地，到一个没人的角落睡上一觉。他太困了，又不敢在街上睡。他见出入园子的车辆并无停滞，就也尝试着向里走。直到走到园门边上，他才发现有两个小机器人左右逡巡。其他人和车走过都毫无问题，到了老刀这里，小机器人忽然发出嘀嘀的叫声，转着轮子向他驶来。声音在宁静的午后显得刺耳。园里人的目光汇集到他身上。他慌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衬衫太寒酸。他尝试着低声对小机器人说话，说他的西装落在里面了，可是小机器人只是嘀嘀嗒嗒地叫着，头顶红灯闪烁，什么都不听。园里的人们停下脚步看着他，像是看到小偷或奇怪的人。很快，从最近的建筑中走出三个男人，步履匆匆地向他们跑过来。老刀紧张极了，他想退出去，已经太晚了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领头的人高声询问着。

老刀想不出解释的话，手下意识地搓着裤子。

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走在最前面，一到跟前就用一个纽扣一样的小银盘上上下下地晃，手的轨迹围绕着老刀。他用怀疑的眼神打量他，像用罐头刀试图撬开他的外壳。

“没记录。”男人将手中的小银盘向身后更年长的男人示意，“带回去吧？”

老刀突然向后跑，向园外跑。

可没等他跑出去，两个小机器人悄无声息挡在他面前，扣住他的小腿。它们的手臂是箍，轻轻一扣就合上。他一下子踉跄了，差点摔倒又摔不倒，手臂在空中无力的乱划。

“跑什么？”年轻男人更严厉地走到他面前，瞪着他的眼睛。

“我……”老刀头脑嗡嗡响。

两个小机器人将他的两条小腿扣紧，抬起，放在它们轮子边上的平台上，然后异常同步地向最近的房子驶去，平稳迅速，保持并肩，从远处看上去，或许会以为老刀脚踩风火轮。老刀毫无办法，除了心里暗喊一声糟糕，简直没有别的话说。他懊恼自己如此大意，人这么多的地方，怎么可能没有安全保障。他责怪自己是困倦得昏了头，竟然在这样大的安全关节上犯如此低级的错误。这下一切完蛋了，他想，钱都没了，还要坐牢。

小机器人从小路绕向建筑后门，在后门的门廊里停下来。三个男人跟了上来。年轻男人和年长男人似乎就老刀的处理问题起了争执，但他们的声音很低，老刀听不见。片刻之后，年长男人走到他身边，将小机器人解锁，然后拉着他的大臂走上二楼。

老刀叹了一口气，横下一条心，觉得事到如今，只好认命。

年长者带他进入一个房间。他发现这是一个旅馆房间，非常大，比秦天的公寓客厅还大，似乎有自己租的房子两倍大。房间的色调是暗沉的金褐色，一张极宽大的双人床摆在中央。床头背后的墙面上是颜色过渡的抽象图案，落地窗，白色半透明纱帘，窗前是一个小圆桌和两张沙发。他心里惴惴。不知道年长者的身份和态度。

Tournez la page S.V.P.

“坐吧，坐吧。”年长者拍拍他肩膀，笑笑，“没事了。”

老刀狐疑地看着他。

“你是第三空间来的吧？”年长者把他拉到沙发边上，伸手示意。

“您怎么知道？”老刀无法撒谎。

“从你裤子上。”年长者用手指指他的裤腰，“你那商标还没剪呢。这牌子只有第三空间有卖的。我小时候我妈就喜欢给我爸买这牌子。”

“您是……”

“别您您的，叫你吧。我估摸着我也比你大不了几岁。你今年多大？我五十二。……你看看，就比你大四岁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说，“我叫葛大平，你叫我老葛吧。”

老刀放松了些。老葛把西装脱了，活动了一下膀子，从墙壁里接了一杯热水，递给老刀。他长长的脸，眼角眉梢和两颊都有些下坠，戴一副眼镜，也向下耷拉着，头发有点自来卷，蓬松地堆在头顶，说起话来眉毛一跳一跳，很有喜剧效果。他自己泡了点茶，问老刀要不要，老刀摇摇头。

“我原来也是第三空间的。咱也算半个老乡吧。”老葛说，“所以不用太拘束。我还是能管点事儿，不会把你送出去的。”

老刀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心里感叹万幸。他于是把自己到第二、第一空间的始末讲了一遍，略去依言感情的细节，只说送到了信，就等着回去。

老葛于是也不见外，把他自己的情况讲了。他从小也在第三空间长大，父母都给人送货。十五岁的时候考上了军校，后来一直当兵，文化兵，研究雷达，能吃苦，技术又做得不错，赶上机遇又好，居然升到了雷达部门主管，大校军衔。家里没背景不可能再升，就申请转业，到了第一空间一个支持性部门，专给政府企业做后勤保障，组织会议出行，安排各种场面。虽然是蓝领的活儿，但因为涉及的都是政要，又要协调管理，就一直住在第一空间。这种人也不少，厨师、大夫、秘书、管家，都算是高级蓝领了。他们这个机构安排过很多重大场合，老葛现在是主任。老刀知道，老葛说

的谦虚，说是蓝领，其实能在第一空间做事的都是牛人，即使厨师也不简单，更何况他从第三空间上来，能管雷达。

“你在这儿睡一会儿。待会儿晚上我带你吃饭去。”老葛说。

老刀受宠若惊，不大相信自己的好运。他心里还有担心，但是白色的床单和错落堆积的枕头显出召唤气息，他的腿立刻发软了，倒头昏昏沉沉睡了几个小时。

醒来的时候天色暗了，老葛正对着镜子捋头发。他向老刀指了指沙发上的一套西装制服，让他换上，又给他胸口别上一个微微闪着红光的小徽章，身份认证。

下楼来，老刀发现原来这里有这么多人。似乎刚刚散会，在大厅里聚集三三两两说话。大厅一侧是会场，门还开着，门看上去很厚，包着红褐色皮子；另一侧是一个一个铺着白色桌布的高脚桌，桌布在桌面下用金色缎带打了蝴蝶结，桌中央的小花瓶插着一只百合，花瓶旁边摆着饼干和干果，一旁的长桌上则有红酒和咖啡供应。聊天的人们在高脚桌之间穿梭，小机器人头顶托盘，收拾喝光的酒杯。

老刀尽量镇定地跟着老葛。走到会场内，他忽然看到一面巨大的展示牌，上面写着：

折叠城市五十年。

“这是……什么？”他问老葛。

“哦，庆典啊。”老葛正在监督场内布置，“小赵，你来一下，你去把桌签再核对一遍。机器人有时候还是不如人靠谱，它们认死理儿。”

1. 文中的机器人代表着什么？有什么象征意义？请举例说明。
2. 你觉得机器人与人类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？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，人类社会将会发生哪些变化？对此你有什么看法。
3. 请把划线的部分译成法语。

IMPRIMERIE NATIONALE – 26 0405 – D'après documents fournis